

士官艇长

■顾丁丁 高丽媛

一股焦糊味。朱鹏吓出一身冷汗。高工经过研究,判断是朱鹏理解错了一个词语,将温度器当成了调速器。

为摸清船艇习性,那一年,他每晚都要独自一人在艇上待四五个小时。一次又一次,他把机舱99块底板全部翻开研究,直至闭上眼睛,一支铅笔便可勾勒几百条密密麻麻的管路和舱内各种布置图。只是熟悉零部件远远不够,还必须掌握设备的工作原理。船上核心设备说明书全是外文,朱鹏费尽周折向船舶专家请教。专家被感动了,主动帮他一项一项地翻译,朱鹏因此成了大队第一个掌握此种设备原理的士官。经过深入学习研究,朱鹏将外文说明书翻译整理成中文版本,成为船艇部队此种船型的通用说明书。

二

一轮圆月从海上升起,将银色的光辉洒向静静的军港。远望的灯塔不时闪烁,冲破夜幕,仿佛照进了一级军士长朱鹏的心里。

朱鹏躺在新型保障船宽度不足一米的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老兵退伍季刚过,他已然成了船艇大队最老的兵。不,还有一个比他更老的“兵”,此刻正停泊在码头的另一侧。

他起身披衣,走出舱室。凉爽的海风吹拂着船艇,温柔的浪花拍打着船舷,一艘已经退役3年的交通艇静静地停在那儿,随着波浪起伏,仿佛在说:“嗨,老伙计,你好啊!”它曾陪伴朱鹏18年,那熟悉亲切的身影让他心头翻腾起情感的涟漪。

1993年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朱鹏穿着崭新的绿军装走出家门,乡亲们为他准备的驴车远远地等着。“爹,那我走了。”父亲拍拍他的肩说:“在部队好好干。”“知道了,爹您保重。”坐着驴车,他去了县武装部,而后跟随接兵干部一直走到大海边。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触摸船艇。

1997年,朱鹏以警备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镇江船艇学院士官队。毕业后,他成为船艇大队的一名机电兵。那时战士们常常看到他坐在甲板上,拿毛笔写写画画,熟悉线路、管路,一待就是半天。有一次太人神了没听到指令,班长凑过来端详着说:“画画画,你在写生呢?”玩笑归玩笑,好学好学的朱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仅一年的时间,他已经成为技术能手。1998年,一艘新型交通艇即将列队,朱鹏作为技术骨干被派往广西接船。

这是当时陆军最先进、科技含量最高的一艘交通艇。厂家的工程师是外国人,对朱鹏请教的技术问题三缄其口,不愿多言。船艇接回大队后,承担了繁重的交通保障任务。每当出现故障时,大家都束手无策,只能花很高的代价将工程师请回来,而且工程师修理机器时,不允许其他人靠近。

朱鹏的心被刺痛了,他想靠自己弄懂机器,便翻开说明书琢磨那些单词。有一次他根据说明书对主机进行调试时,突然发生故障,激烈的轰鸣声由低到高,机器冒出浓浓的黑烟,机舱内散发

每天忙完手头的工作,回到宿舍已是深夜。朱鹏拧亮台灯,打开一本本泛黄卷边的笔记本,带着头脑里的一个个问题翻看那些军事学术研究文章、船艇操作使用保养笔记和故障检修讲义。

这样清苦的夜生活,朱鹏习以为常甚至以此为乐。有一次他读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句话:“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他觉得自己走上这艘船艇是自己的幸运,从踏上这方甲板之时,他便像一颗子弹上了膛,确定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机遇总是偏爱那些有准备的人。2006年3月,正在执行出海任务的朱鹏突然接到命令,担任这艘交通艇的艇长,也成为原济南军区第一批士官艇长。

士官当艇长?!一时间,朱鹏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投向他的目光中有赞许,也有质疑:机电兵懂航海专业吗?能管理好全船官兵吗?……

朱鹏保持着沉默。从机电跨界到航海专业,这其中的艰难考验,他心知肚明。白天,他在驾驶室熟悉导航设备、模拟操纵船艇、研究海区海图、默记水文潮汐;夜里,他爬到顶层甲板观看天上的星星,进行大风定位训练。每当外出参加重大演习和重大训练任务的船艇归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向往来的老艇长和老士官虚心请教出航中遇到的问题。没用多长时间,他就成了操船技术一流的合格艇长。

2009年6月,上级机关首长乘坐交通艇视察海区,返航途中,海面突然刮起大风,狂风卷着几米高的恶浪凶猛地向船体一次又一次撞击,船艇随时可能发生侧倾。就在这时,主机车启动系统突然失电,这种情况朱鹏从未遇见过。他迅速下到机舱,打开集控台和直流配电板仔细查看,凭经验和直觉,他果断拿起一根电线把集控台和配电板直接相连。

“这样做可能会让整个配电板和集控台报废,有没有把握?”在场专家不禁捏了一把汗。“直流电板的电源为24伏,电流小,只有在启动设备时的瞬间电流才非常大,我们只是引一根电源线供电,只要通电就不会有其他危险。”就在朱鹏接上引线的一瞬间,电机轰鸣,电通了!船艇靠岸后,首长握着他的手说:“小伙子,你这个士官艇长真不简单!”

三

带好一支队伍远比开好一艘船更难。刚担任艇长那段时间,朱鹏常常能感受到一种“低气压”,艇务会上有的战士从头到尾心不在焉,任务布置下去得不到有效执行。他清楚他们在想什么,“你这个艇长跟我一样是个兵,能奈我何?”朱鹏没有多说什么,他依然每天钻研机舱、查电器、摸管路、除锈打漆、巡视全船。

曾经,上士秦晓晨是个令人头疼的“刺头”兵,工作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朱鹏暗中观察秦晓晨——身材高瘦、协调性好,是个枪帆兵的好苗子。朱鹏爱才、惜才,一直想找机会转变他。

2011年8月,受台风影响,海上乌云密布,狂风暴雨呼啸而来,停在码头的船艇在肆虐的巨浪中摇晃。朱鹏带领大家检查船艇,加固缆绳,就在他巡视自己的时候,他发现浮桥与浮码头连接处出现了缝隙。“坏了,浮码头要断!”他一边跑一边喊:“切断岸电!立即备航!”浮码头上停泊着4艘船艇,如果码头断裂,几艘船就会在巨浪中任凭狂风摆布,后果不堪设想。朱鹏立即组织人员备航,拉响“离码头部署”铃。可是风实在太大,无论他怎么用车、摇舵、加大马力,船根本不动!此时“哗”的一声巨响,码头彻底断裂。“秦晓晨!撒缆!”被眼前状况惊呆了的枪帆兵秦晓晨这才如梦初醒般冲过去,在朱鹏的指挥下把钢丝绳套套在岸边的系统桩上,松开艇缆,打开绞缆机绞过去,用车和舵协力将船向码头拉近。狂风劲吹,惊涛拍岸,船艇毫发无损地靠在了码头。

“干得不错!”这次险情过后,朱鹏找到秦晓晨谈心。这次化险为夷的经历让秦晓晨深受震动。他为自己完美配合艇长的操作而自豪,更被艇长临危不惧、果敢勇毅的作风折服。朱鹏借机帮助秦晓晨制订成长计划,不仅施加压力,还一路陪跑……渐渐地,秦晓晨觉得朱鹏就像是海上的灯塔,看着他,跟着他,就知道怎么走,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2019年夏天,秦晓晨在岗位练兵大比武中夺得枪帆专业第一名,立了三等功。

“海上的灯塔”照亮了很多人的前行之路。秦晓晨只是朱鹏许许多多徒弟中的一个,十几年来,老朱所带的战士中,先后有4人提干,30余人考上各类型院校,40余人成为大队业务骨干。朱

鹏自己先后获得“士官优秀人才奖”“百名精武标兵”“优秀基层带兵人”等荣誉,还两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而他担任艇长的这艘交通艇也成了“一艘荣誉艇。时间是最好的验证,战士们都说朱鹏这个艇长当得让大家心服口服。

四

漫步在码头上,点点波光随着海风跃动,唤起那些和交通艇一起乘风破浪的记忆;海浪声声,如亲人的絮语在耳边响起。母亲时常在电话里叮嘱:“鹏啊,你在部队好好干,家里都很好,不用牵挂。”他常年和妻子两地分居,妻子分娩那天,他还在大海上漂着。丈母娘打来电话:“小米,耀华马上要生了,你快来医院!”“妈,我现在回不去,等靠了岸我马上就去!”下了船,他来不及洗去航行16个小时的疲惫,衣服都没换就冲到医院。看到虚弱的妻子和正哇哇大哭的儿子,七尺男儿热泪盈眶。

“家里的事你总不当回事,你的心里只有你的船!”妻子的埋怨让朱鹏无语可说,在他心中,船艇也是自己的孩子。夜航、雾航、岛礁区航行,大风浪航行,无论执行什么任务,他都会把自己的船艇安全顺利地带回来。

休假时,朱鹏和妻子聊天,讲来讲去都是他的船艇他的兵。妻子不理解那些大红的荣誉证书、蓝色的技能证书、发黄的画满迷官般管路图的笔记本,在丈夫的心中怎么那么重要。直到她被邀请到部队参观,座谈,她看到丈夫居住的狭窄舱室,听到他在这个礼堂上面前做汇报,听到机舱内那浓烈的、令人窒息的机油味,听到丈夫的领导、战友对他的赞美……一声声“嫂子”,抚慰了多年积郁在心头的委屈。

2017年,部队调整改革,船艇不再有士官艇长编制,朱鹏卸任艇长,任职机电技师,这时他已经到达了一名士兵职业生涯的顶点——一级军士长。当然,他已经不再年轻。考虑到给年轻战士更多机会,他主动请辞机电技师,当回一名普普通通的机电兵。虽然他重新站上了小小的战位,但他感觉自己的心如那片海一般宽广博大。

与艇艇朝夕相处多年,朱鹏最清楚船艇的实际需求。他招呼大队几个老机电技师一起琢磨改进柴油机燃油精滤器拆卸专用工具,研究登陆艇前大门集成电路控制,发明机电兵学习教具,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码头静默,夜渐渐深了。岸上多彩的灯光映入大海,海水也变得五彩斑斓,如梦如幻。20多年了,朱鹏还是看不够这片美丽的海,当然在他眼中,最美的还是船艇迎着朝阳出航时那条洁白的航迹!

战伤后遗症一直折磨着朱宗汉。每到春季,他总是全身浮肿,腿脚麻木,因家庭困难而无法住院治疗。儿女们送他去住院,他总是要特别强调一句:就算借钱,也不能给政府添麻烦。

20世纪70年代的一年冬天,大队会计看到朱宗汉穿的棉袄已被补得无法辨认本色,棉花已脱落,完全不能保暖,便主动找政府申请了一件新棉袄,并趁朱宗汉不在家时送到他家里。

那天,朱宗汉回家后,妻子让他试穿新棉袄。穿着正好合身,他非常高兴,以为是妻子给他缝制的。当得知是大队会计帮着申请的政府救济时,他说道:“我虽然是伤残军人,但有手有脚,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还有很多更困难的人啊!”说完,他抱着新棉袄,直奔大队会计室,坚决要求把新棉袄退回去。后来,他拖着病体去砍柴出售,将挣得的辛苦钱拿去买了一块布和棉花,回家让妻子给他做了一件新棉袄。

去年,收到政府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朱宗汉视若珍宝。他高兴地说,国家没有忘记我,给我无上的荣誉,发放抚恤金让我安度晚年。咱们的国家强大了,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当年的仗没有白打啊!

见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心心念念的还是他的军号,家人连忙拿出手机,在病床边给他播放军号的音乐。听到军号声,老人的神色立刻平静下来,眼神里多了几分激动,那激越的军号声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又将这个志愿军老战士带回到那段吹响军号的激情岁月……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云彩飘不过你哟甘巴拉,鸟儿飞不过你哟甘巴拉,有一队人向你走来甘巴拉,他们的名字叫金珠玛……”自从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扎根雪域高原之巅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便如精神图腾般深深印刻在我心中。参军20多年了,我终于有机会前往“甘巴拉英雄雷达站”阵地,并在那里度过了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个八一建军节。

2018年7月31日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拉萨贡嘎机场,一下飞机,直奔甘巴拉雷达站驻地。汽车一路飞驰,眺望千山之巅、万水之源,感受着高原独特的风情,想到将要与驻守这里的战友相见,我的心情如高原阳光般炽热。

下午,我们到了雷达站驻地。时任站长刘伟带领我们参观了雷达站荣誉室、宣传橱窗等,观看了官兵们种植饲养的瓜果蔬菜、鸡鸭鹅羊。大棚里品种多样的瓜果蔬菜翠绿欲滴,鸡鸭鹅羊活蹦乱跳,给这茫茫高原带来了无限生机活力。

晚饭后,阳光棚里炊烟四起。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官兵们正在进行烧烤比赛。人人都是大厨,烤羊肉、烤羊排、烤蔬菜,香气四溢。虽炊烟弥漫,熏得眼泪直流,但大家边烤边吃,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一身戎装,擎起祖国初升的太阳;一腔热血,戍守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个信念,放飞传递和平的梦想。”享受完烧烤大餐后,官兵们在俱乐部踊跃登台引吭高歌。在热烈的掌声中,我被战士们盛情邀请登台演唱。“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一颗博大的心,愿天下都快乐……”我把这首代表心声的《什么也不说》献给戍边战友,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战士们邀请我再唱两首,我继续演唱了《几行千里》《父亲》,唱到动情处,战士们眼里噙满泪花。走下台来,老兵王胜全更是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八一建军节一大早,雨过天晴,吃完早餐后,我们乘坐越野车向甘巴拉雷达站驻地驶去。从驻地到阵地直线距离也就22公里,可要经受199道盘山险弯的严峻考验。

矗立在西藏边陲的甘巴拉山麓,经过雨水冲刷,呈现一片油亮的新绿。“哇,好美丽!”一声感叹吸引了我的目光。只见一条蓝色的哈达静静地飘荡在苍山之间,我们来到了海拔4400多米的高原圣湖——羊卓雍措。登高远眺,一池灵秀碧水静静流淌在山峦之间,给莽莽高原赋予了盎然生机。在惊叹祖国山川秀美的同时,一种捍卫和平的军人使命感撞击心扉,令我热血沸腾。

经过羊卓雍措,越野车在颠簸中艰难攀爬了两公里,官兵们用高原植被和红色罐头盒拼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雄鸡版图映入眼帘,镶嵌其中的“祖国正在阵地值班,他们脸上高原紫外线馈赠的“高原红”格外醒目。胡鑫森是我所在的解放军空军预警学院2015届毕业生学员,在学院读书期间品学兼优。毕业前多次申请到驻藏高原雷达站工作,与战友们深情相拥的那一刻,热泪夺眶而出。

从甘巴拉回来,再一次回到繁华的城市,我总会抑制不住地想起那些驻守高原之巅的战友,我知道这和平安宁的背后是他们在默默守护,虽然他们“什么也不说”,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文学
作品

雄鹰(中国画)

陆干波作

长征

第5073期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庚子年冬月,89岁的朱宗汉因胃穿孔导致腹腔感染,被紧急送进医院。神志已不清的朱宗汉口中喃喃发出几个语音。亲人把耳朵凑近,终于听清他的呼喊:“军号——我的军号——”

山河已然无恙,梦回号角连营。谷山、伊川、金城、上甘岭……朱宗汉仿佛又回到了那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回到了那一个个他战斗过的地方。在激烈的军号声中,战友们勇猛冲锋的场景,又浮现在他脑海中。

1950年12月,朱宗汉所在的第31师编入第12军建制,参加抗美援朝。朱宗汉出生在湖北省巴东县一个偏僻贫困的小山村。1949年7月,17岁的朱宗汉和几个同乡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进入学兵连。部队行至黔江(今属重庆市)时,在连长的带领下,他们集体奔奔解放军三野第11军第31师。然后,他们边行军边打仗,进入四川凉山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此时,年小体弱却机警的朱宗汉被选送至部队的号队练习吹军号。在我军通信器材严重缺乏的年代,军号是一支部队的传令官。朱宗汉下定决心,一定要练好吹军号,成为一名合格的司号员。当时的培训格外严格,不发教材,也不许记笔记,以防丢失或遭窃,所有专业术语和各种号谱全部靠记忆。训练吹号枯燥单调,每天天还没亮,朱宗汉就开始苦练,练得嘴唇肿了消,消了肿。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件,他还经常站在高地,迎着凛冽的寒风练号,训练结束时小号里都能倒

出水来。经严格培训,朱宗汉对130多个号谱全都谙熟于心,成为合格的司号员。数十年后,朱宗汉仍清晰地记得每一种号谱的音律,仿佛这些曲调早已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1950年12月,朱宗汉所在的第31师编入第12军建制,参加抗美援朝。朱宗汉出生在湖北省巴东县一个偏僻贫困的小山村。1949年7月,17岁的朱宗汉和几个同乡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进入学兵连。部队行至黔江(今属重庆市)时,在连长的带领下,他们集体奔奔解放军三野第11军第31师。然后,他们边行军边打仗,进入四川凉山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战场上,司号员其实是最危险的。我方冲锋号一响,敌人的火力闻声而来,先朝司号员的位置打。因为司号员往往在指挥员身边!可是,朱宗汉总是毫无畏惧地吹响军号,那一声声冲锋号,激励着指战员的斗志,召唤着大家勇敢冲锋。

敌人最怕志愿军的军号声。美国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朝鲜战争》里写道:在战场上,只要它一响起,共产党军队就像着了魔似的,全都不命地扑向联军。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半个月的血战,志愿军就减员5600余人,惨烈程度史无前例。朱宗汉所在部队奉命紧急支援上甘岭作战。

军号不曾远去

■朱铭